

## 憶往

### 南方壺

最近獲知大導演史蒂芬史匹柏曾說，很多電影他都拍(至少)兩部，像第三類接觸與外星人(E.T.)；法櫃奇兵，魔宮傳奇與聖戰奇兵；侏羅紀公園與侏羅紀公園：失落的世界；A.I.與關鍵報告；神鬼交鋒與航站奇緣。上述五組電影，有兩組算是明顯地相關(續集)，另三組有人可能之前未想過它們是相關的。但如同做研究寫論文，在這種大導演眼中，它們是類似的題材。

難道連這種堪稱當代最成功也最受人尊重的大導演，創意也有不足的時候，要常拍類似的題材嗎？

其實，事情能重做，是一很好的經驗及感覺。有些事容易重來，如買衣服，試了半天，說不定一回家就不喜歡了，下次再買一件便是。房子要裝潢，買了好幾本書，又到處參觀比較，並與設計師反覆討論才定案。住進後實際使用，可能不滿意處甚多，真想打掉重做，只是談何容易。感情的事也是一樣，難以重來。於是會常聽到，如果有來生如何，或此情可待成追憶，只是當時已惘然之類的。

二十年前，民國七十六年，我在中山大學籌設並擔任首任應用數學研究所所長。年輕的中山(民國六十九年成立)，年輕的我。十三年後，民國八十九年高雄大學成立，第一年

心在南方

設六個學系，應用數學系是其中之一。我離開待了十六年的中山，轉至這所新大學，再度擔任系主任。當時中山校長及若干朋友，建議我以借調的方式。但我仍辭掉中山教職。人不需要太多後路。年輕時回中山，並沒想到後路問題，如今廉頗仍未太老，不用留後路。如果當年在中山可以存活，今日到高大也應可以。

少年子弟江湖老，而且整個台灣大學的生態也已與當年迥異，並非將往昔的作法，移植來高大即可。創校中的高大，是真的筭路藍縷。雖然我並非“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而我獨改其樂”，但那時就常想著，我何其幸運，事情居然可以重做一遍！三年後，民國九十二年，我又擔任新成立的統計學研究所所長。又三年，民國九十五年，統計所成立高大第一個博士班。

近日收到中山應數系寄來該系資料，及中山大學精心製作的簡介，有紙本與光碟。在悠揚的背景音樂中，呈現中山大學的各種學術成果。中山獨特的山海景色，一幕幕閃過眼前，我跟著光碟尋找昔日足跡。那是我至今待過最久的一所學校，民國七十三年，於畢業任教一年後，我攜著妻子及襁褓中的女兒，離開美國汽車城底特律，雖生澀，但充滿著盼望，回到中山，那時比起其他大學，中山有的東西並不太多。但那是一所有大志的大學，開口閉口是清華，台大。今天中山已是國內七所研究型大學之一，以它成立之晚，有限的校地，及不多的師資(約 442 位)，誠屬不易。後來新成立的大

學，志向不高者不論，想見賢思齊者，至今都還只能慨嘆“弗如也”。

中山簡介中，列出歷年來曾獲國科傑出研究獎者，共累積 19 位教授，我的名字仍在其中。對已離開的教師，有仍被在乎的感覺。見微知著，這是所重視教師成果的大學。國科會傑出研究獎過去兩年停掉，但將計畫主持費分級，依研究表現，最高為兩萬元，各學門分別評比。中山應數系，九十四及九十五學年，分別有 5 位及 6 位教師屬兩萬元這級，高大則全校這兩年，共分別有 5 位及 4 位。一系勝過一校，顯然中山應數系表現不錯。至於高大應數系呢？這兩年共各有 3 位，看起來比中山應數系少。不過中山應數系有 16 位教師，高大應數系則只有 9 位教師。

我在中山待過生命中的黃金十六年，一段與小龍女在斷腸崖谷底等楊過同樣長的時間。那是個可以讓人成長及懷念的地方。(96.01.23)